



西遊散記

梵影

七、菩提場

昨晚搖拽的車身，轟隆轟隆的音聲，擾人清夢，使我睡得很不痛快，今晨起來，車已到了伽耶車站停下，從這裡去釋迦牟尼世尊成道之菩提場，只有七英里路，我們換乘一輛大型汽車，沿着馬路飛馳前進。馬路依恒河逆流而上。恒河兩岸的野花、茂林、田園、舍宅等景物，都從車窗映入我們的眼簾，使人精神振奮，心沁神怡。

車子駛到了目的地，最先看到的是一座高插雲霄的菩提大塔，伴着一株綠葉青枝的菩提樹，這株樹就是二千多年前佛陀坐在樹蔭底下成等正覺的菩提聖樹。這時，我的心激動得快要跳了出來，我恨不得從車子上竄下來，馬上跪倒在聖樹之前，虔誠敬禮。

太陽高懸頭頂，時間已近中午，我們先到聖地唯一的中國寺——中華大覺寺前落車，把行李安置妥當，再把餓了半天的空肚子裝飽，才莊嚴肅穆地朝向偉麗的菩提聖地走前去，獻花、燒香和懇切至誠膜拜。

菩提場又名菩提伽耶，菩提伽耶的原名是「伽耶」，自從佛陀在這裡鉢多羅樹夜觀明星、轉然大悟之後，便加上了「菩提」的雅號；而「鉢多羅樹」也就易名為「菩提樹」，成為千萬人景仰的聖樹，也成為歷史上的偉蹟，這正是人傑地靈，地靈而物貴了。

根據佛經所說：這個佛成道處，不光是釋迦牟尼佛成道的聖地，且是寶劫中千佛成菩提的聖地；佛佛數坐在這個要點成等正覺，是因為這兒周圍百餘步土地，下極金輪，皆是金剛所成，縱使世界壞盡，這個佛成道之金剛勝地，不會震動毫端，不會傾搖半點，永遠屹立不動不壞的。

我國古德法顯、玄奘二位法師，先後曾身遊這個金剛道場，在他們的遊記中——佛國記和西域記，均有很詳細的記載，由於時代不同，聖跡多少有點變遷，所記的當然也不能盡同。現在，我將我親眼所見的景物，作一翻實際的素描，不敢與古德相提並論，聊作今人一個參攷。

游目所觀，整個菩提場最引人注意的聖跡，該是釋迦牟尼佛陀那株成道的菩提樹。考法顯法師佛國記所載：「阿育聖王，躬臨樹下，肅穆朝拜，誓願懺障，志成八正道，日以爲常。皇后惱其每日外出，怪問羣臣，左右以實告之，后於是乘王離樹之時，命人砍倒，拋擲道旁。迨王回視寶樹被摧，心腸傷慟，痛極暈厥，朝臣以清水噴面，王乃更甦，立命以磚牆防衛樹根，而灌以百桶牛乳；並伏地誓言：樹不復生，決不再起。誓願既畢，靈根茁芽，今存十丈，乃此出芽再生之寶樹也。又阿育王之女聖伽密泰公主，曾將原樹之一枝，攜往錫蘭，

植於首都——哥倫坡，今仍繁茂異常，緬素佛徒崇護備至。

照法顯法師記載，菩提聖樹在育王時代已遭砍伐，那末，錫蘭聖樹之移植，是不是原枝？也成了問題。可是，在十二世紀回教侵入印度，聖樹也曾遭過砍伐，當然我們這次所觀的菩提聖樹，已是第二次發出的枝葉了。無怪樹身高不過十丈，大不過四圍，枝幹四分，葉是圓頭形的。印度政府爲保護聖跡，尊重聖樹起見，嚴禁任何人採摘菩提樹一枝一葉——除非樹葉自落。

菩提樹底下，是佛陀昔日所坐之金剛座，現用水泥築成方台，高五英尺，面寬四英尺，面長七英尺，佛經上說佛陀由泥連河起，就是坐在這個台上下夜觀明星而悟道的。

緊靠金剛座東，是一座莊嚴偉麗的大菩提塔，這座塔，是公元前三百年，阿育王爲紀念佛陀成道而建築的。中間會經過婆羅門阿摩羅重建，又有緬甸佛教徒重修，及歷朝印度政府修築，而成爲今日的雄姿。塔高一百七十餘尺，全用磚石砌成，上尖下大，狀似幾何，塔正門向東，裡面殿堂，供鍍金佛一尊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。殿內有石梯，沿石梯而上，可至塔半腰，伽耶一帶景物，已盡可收入眼簾了。塔外四面，從腳至頂，每層每格，都雕塑着各種佛像，匠心獨具，手工精巧；至塔最高頂端，便是尖圓形了，上圓下方，故名之曰塔寺，印度各地佛教寺廟，多效倣這個形式。

的中央，這些石欄也是阿育王所造，爲保護聖跡的圍城。石杆上各種雕刻，都精美可觀，可惜時代久遠，多數被毀斷了。

位於菩提大塔北，有安尼密剎羅伽勒塔，高五丈五尺，上尖下方，正門東向，樣子嶄新，一看即知是新修不久的，據說這座小塔的地點，是當日佛陀站立的地點，也有說是經行思惟的地點，由這地點行至菩提樹下敷坐而成道。這一行徑至菩提樹下敷坐而成道。這一行徑，用洋泥砌成長堤一條，上面造成一朶一朶的蓮華，表示是佛陀所行走過的足跡。

距菩提大塔數十步遠，是摩伽靈達池——譯意叫做「大華池」，池水清澈，有少許水草，惜看不到一朶蓮華，不能名符其實。池畔石級層層，我們在此以小水濯腳。至於散在平地的小塔，有百幾十座，高矮數尺不等，這是香客還願而建築的，所以又名願塔。聖地形勢寫過了，掉轉筆頭來寫點我在聖地上的情形吧！

對着這株綠葉青枝的菩提聖樹，堂堂高聳的菩提大塔，金剛寶座等聖跡，就會生希有心，作難遭想，我的心完全被虔誠敬仰溶化了。我獻上鮮花，燒了名香，頭如搗算地只願叩拜，叩拜。

我朝禮聖跡比別人負的使命要多兩種：一是留心考察聖地的一般地勢和歷史；二是帶了一個照相機要和同伴拍照，這樣，自然而然地分散了我虔誠禮聖的心理，甚至弄得手忙腳亂，四面分身。

我們在聖地上盤桓了一些時候，已是日落西山，一行人投宿大覺

寺，當天晚上，我在床上不能入睡，想到此番出國，是爲了朝禮佛地，不是遊覽名勝而來，怎可因攝影而疏忽禮聖跡呢？不能，不能，千萬個不能，我不能爲了照相而耽誤禮拜聖跡時間，不能爲了照相而分散虔誠心緒，我總感到白天禮聖地時不夠虔心誠意，在深夜三點鐘的時候，我再也捺不住了，一個人靜悄悄披起衣袍，摸索到菩提聖樹下，畢恭畢敬再行叩拜，一拜又一拜，足足拜了三個鐘頭，直至東方發白，來拜聖跡的人越來越多，有一位喇嘛僧，圍繞着大塔與聖樹作三步一拜，他的拜法是把整個身軀完全接觸到地，這是一種最恭敬的禮。還有的人在聖樹下叩響頭，有的人在塔中念經，有的敬獻香花，有的靜坐思惟，有的大敲洪鐘，在這個菩提場中，充滿了虔誠肅穆的氣氛。我在這個早晨，拾到了幾張菩提葉，如獲至寶地收藏起來。

談到這些虔誠信徒，有的是印度人，有的是住在菩提場中的喇嘛廟西藏僧，他們每日早晨在菩提聖地上禮念是常事。

原來菩提場除了外道廟，還有兩間佛教寺廟。一間是喇嘛廟，建築新穎，住僧二三十位，多來自西藏；一間中華大覺寺，就是我們此次借宿的佛寺，開山是永慶法師，曾任檳城佛學院主講，不幸大功夫竣身先死，現在是一位中國比丘尼撐持門面，生活清苦，我們得到她懇懇招待，衷心感激無盡，臨行時，送了些香油金，算不得幫助常住，只當是酬勞她的盛情款待。

此外，菩提場聖地了值得一提的，還有二點：

第一、菩提場中央四方形，地勢比四週特別低落數尺，這裡有兩種傳說：一說是在十二世紀時，回教侵入印度，大數破壞佛教聖蹟，當時佛教徒爲了保存這處聖蹟，便把四週泥土堆起來遮蓋，免被踐踏；一說是象徵佛法衰落，如佛法當

家

張 福 慧
有家的
人是
幸福的。
多年來，
我憧憬着有一
個美麗而舒適的家。

記得祖父母極疼愛我，父母親對我的恩賜更是難以盡述，我是太幸福了，猶如天之驕子。

在我病痛的時候，我那最親愛的母親總是服侍在我的身旁，一心一意照拂我，因而使我忘了病的痛苦。想起來，母親像是我有欠不完的債，盡管我予取予求，心無厭足，她能付與的就付與了。

澤哥是我的胞兄，也是我童年最親近的伴侶，他的性情和我相反，內向、篤實、沈默，因爲他太忠厚了，我總是欺侮他，有時我搶了好玩的積木玩具，有時我霸佔了父親分配好給我們兄弟二人的糖果，他氣得臉青要哭，但他還是沒有對我發作，因爲父母親會對他說過：「凡事哥哥總要讓點弟弟啊！」，他什麼事都容忍三分，無知的我却

是得寸進尺的。

年輕的人往往往是無知得近乎盲目的，父母親雖然萬般的愛我育我，但我竟時時嫌他們思想的迂，上了年紀的人的思想和小夥子的總是兩樣，當他們管束我時，我開始覺得討厭，我是任性的，我不喜歡任

興，中央地勢自然會高起來。究竟這兩種傳說，何是非，仍是一個疑問？

第二、佛經說佛陀雪山苦行六年後，下山筋疲力盡在泥連河沐浴，即趨至菩提樹下打坐，按現在圖版來說，佛陀苦行六年，是在泥連

何人給我加上束縛，要不，我就起來反抗！我年歲越大，越和父母親賭氣，心裡說：「瞧吧，我就要長翅膀飛了，自立了，不必再靠你們自由的！」

連年戰爭的烽火，不知使多少人家毀家蕩產，流離失所，隨着局勢的動盪不安，環境的變遷太大了，我們的家已經分散，父親、母親、澤哥同我，天各一方，相聚無期？！

不錯，我自立了，但我已失去家的溫暖，這時我才發覺以前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思想上犯了何等大的錯誤！

現在，耳邊再沒有母親說：「吃吧，多吃一些，趁熱！」，使我餓倒了，也沒有誰會寄予同情。生病的時候，沒有人來爲我煎藥，更不會有人肯像母親那樣不避穢臭，污穢，整天整夜不眠不休在床榻伺候我了。

啊！母親！我真蠢，在幸福的搖籃裡不知幸福的可貴，我現在才發狂的渴望能够日日夜夜依偎在您的慈懷裡，接受您的撫慰與溫存啊！

是，的，社會充滿了弱肉強食的現象，稍不留神，連「飯碗」也會隨時被「擄」掉了的，此時，我更聯想到澤哥對我的容讓的同胞情誼，應是我一生永遠感念不忘的！

我想家，因爲家人是可愛的人，家會拂去我心頭的痛苦，給我生的勇氣！

渴望着的啊！

飄泊不定的日子，我感到流浪者的悲哀！「鳥倦知還」，這也該是我還鄉的時候了吧？

朋友！你在笑我了吧，我的「癡」，朋友！你在我了，我的「一段日子」！我們一同修學佛法也有不圓融了，我認爲佛教的學說無子佛如信佛教不見一個家庭，「慈拍」一片美滿和諧的氣氛，他的歡喜什麼要出家的呢？

質誼說：「德莫大於博愛人」，一般父母的愛僅及於自己的子女，是不會愛及任何子女的；這樣的愛，是超然與神聖了。聖者佛的陀走出「家」的「枷鎖」。以出家精神却走進了一個無底無盡的「家」裡！佛陀視一切衆生無不是自己的父母子女，他要給他們光、熱和愛！在「博愛」的領域裡，「愛的光芒萬丈！」

於是，茫茫苦海裡發現了渡舟！

朋友！記得「Carlyle」的話吧：「愛是知之始，猶火之於光」，效法佛陀至聖至情的「愛」的施捨，把普天下的人看你的「家人」，「天下」的理想會實現的！

家，我的家，應是建築在芸芸衆生的心上的！

河畔南面，距菩提場不遠；若硬要說佛陀是從嚴寒的雪山——喜馬拉山走到菩提場，那就值得商榷了；因爲，雪山遠在尼泊爾國境那方，與菩提場相距千山萬水，最少有數千里路，不以神通力量，怎能到達？